



又到

清明时

寄语思故人

几多情，无处说，落花飞絮清明节。草长莺飞的季节，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清明。清明是个缅怀先人、慎终追远的日子。一年一年的牵挂，一次一次的想念，一分一秒的记忆，不会忘记，也不会离去。如何以绿色、文明、简约的祭扫方式寄托哀思、缅怀先人？文字，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载体。本期《海潮》征集到了一批感情真挚、细腻感人的诗歌，以飨读者。

依然是……

●范蓓丽

依然是幽静的山谷，四处飘弥的烟雾  
依然是细雨无声，鸟雀的悲鸣  
一声接着一声

依然是坟茔后，梅的几滴  
残泪，在风中飞

墓碑上的容颜，依然  
鲜活，痛失的人  
比纸还薄

依然相信你还活着，在某个  
神秘的国度

等我，用一千行诗句对我  
轻唤，思和念  
依然是……

清明

●李虹

这座小房子，还有那座……  
他们说陵园寂静  
他们说冥界冷清  
我却不觉

躯体灰飞烟灭  
灵魂安歇

我也想等待一场大火  
涅槃

扫墓

●老屋

一团青藤，怀抱去年的败叶  
像守戒的信徒  
止步于缄默的水沟  
较之去年  
这里不再有造次的野草

父亲长眠于此，已经五载  
整洁的墓园预示着  
他的病痛已经愈合  
他的劳作  
正逐渐恢复

我突然失去了用力的地方  
顷刻间  
似有诸多委屈

清明

●张明辉

天空静穆  
绵白的云朵压得很低  
像是低语，叹息  
海鸥盘旋掠过，海在骚动  
一个又一个浪冲击着堤岸  
喧嚣，有节奏的律动  
席卷着暗沉的礁石  
清明日，野地里的芦苇摇曳  
草木成为幽冥的通灵者  
生者用香烛祭奠  
默念着亲人的名字  
死者仿佛被赋予某种特权  
在哀乐中苏醒  
或在祭拜中复活  
前世苍茫  
海是去途，亦是归路

清明

●赵文斌

招魂的小菊花，满满占据  
这个时节的封面，反复被风吹拂

走着走着，累了。是谁放弃诺言  
寻找一方好山水，将自己洗净深种

生活已被锻打成一列列楷体字  
刻进石碑的记忆，不断返青  
蜿蜒而来，供子孙临摹和阅读

比我们起得更早的是：花粉、蜜蜂  
是一群刚在云端做完作业的小麻雀

当闪电回到闪电，山峰回到山峰  
手持小黄花的孩子们，在前方等待

清明这一天

●若水

春野，是大片的紫云英  
还有低空，可以由一只船载来的雨水  
和哀伤，泊进草滩

这一天，乡村可以是最古老的  
踏青，扫墓，插柳  
每经过一处，都可以下车  
慢慢地走一小段路，抬头看草木  
和人家的屋檐，一个人  
正缓慢地穿过河岸、山间  
像是走了很久很久

这一天，桃花梨花带泪  
天下人的心肠，莫过于一条最柔软的河流  
一首哀婉的唐诗  
就可以把一天下的人惹哭  
至于，那恩怨亏欠，那熙熙攘攘  
在此刻都不值一提

清明

●黄定来

每年四月里  
总有一天是揪心的日子  
天，阴沉着脸  
泪水，挂满山川

清清明明的季节  
草木还未脱掉冬装  
回忆，冰冷  
思念一点点加温

祭祀的日子  
到处写满了哀鸣声  
响彻云霄  
至爱亲人，去了何方  
无处话凄凉的对白  
留给了远去孤雁

这草长莺飞，妍花怒放  
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 
达成，生与死的聚会  
留作灵与魂的交流

雨纷纷，清泪动容  
而午后阳光  
露出欣慰的笑容

清明：山行

●江维中

被记忆隐瞒了距离的山道  
残枝颠覆鸟的翅膀  
途经过，山风吹皱的每个传说

一缕青烟的寂静  
木鱼中空，对视山顶的墓冢  
遁入杜鹃花丛  
比送葬那天的诵经声还远

远处被藤条割裂  
田野，河流以及灰色的屋顶  
沉睡在光阴里的石磨  
围坐着草堆的孩童

脚步惊醒树的年轮  
未知的踪迹，为登临者而留

四月

●王荣根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……”  
不对。此刻，我是在一条大河的边缘  
走走停停，像河床上一块  
被水流推动的石头（对于前途  
总是那么漫不经心）  
而对岸青山  
被纸钱和香火的青烟笼住  
苍老的浮云下，从四方赶来的  
都是未亡之人  
他们摆上寒食，也就忍住了生活  
赐予的一小撮伤悲  
仿佛时间从未在心尖刻下印记  
仿佛眼前的流水就是全部的意义  
（而四月依然值得庆贺）  
我又停了下来，欲抽刀断水  
而佩刀不在  
我望了望身后  
一排歪斜的脚印伸展过来  
我已记不起，这是谁在四月  
留下的蛛丝马迹

相认

●张于荣

清明的雨从四月落到五月  
路上没有杏花林  
没有遗落的诗句

山坡绿道，即刻的光分割两边  
我只走背阴一边  
风裹着向上  
踩踏竹林尽头熟悉的声响

坟茔之上的平原  
岿然不动  
雨雾在天空兀自盘旋  
无须敲醒里面的父亲  
雨水中相认，空旷和静止

回途岩壁前  
深褐皱褶的脸  
徘徊多时，却无法打开  
走近，又拒绝  
直至绕过遗像  
与真切的虚无重合

又见梨花白

●缪立平

和我在桃花下饮酒的人  
内心的微凉随花瓣一片片凋落  
带着哀怨  
去了云端漫步

春光里暖风似酒  
你梨花白的衣衫  
桃红的脸颊，倒影在放生池上  
鹤湖亭里斜靠木质的栏杆  
曾经的水袖舞出暗香  
贴近潋滟波光  
飞向更辽远的尘世

回眸处又是恍惚  
见你的长发飘散如雨  
一个人坐在永乐桥上  
将雨水泡大的词语  
埋在春天的最低处  
隐匿于湖心鹭鸟的白翅  
你的轻唤，挑穿雨幕  
清明的暖阳下  
梨花，雪一样飘下

清明祭奠

●牧童

在我头顶不断扫过  
那片云，那阵雨  
墓道曲折  
伸入我心灵最阴冷的  
深处

昨夜有人在敲我们了  
虽然我有所准备  
但那清冷的敲门声  
还是让我竖起了耳朵

风中永远流淌着歌声  
这绵绵不绝的声音  
弥漫在山野  
让我哀伤，又沉默

雨中，默数着自己的白发  
看青草在脚底生长  
我镇定站立  
与墓碑冷冷相对

想起往年在祖父坟前扫墓

●阮更超

这样的日子可以避开多余的陌生人  
也不会打扰满山的清静  
爬几百步六十度的斜坡，花费的力气  
跟爬坡人的心情一样，足够分量  
两旁的蕨类植物，伸长卷曲的舌头  
进行无声的发音训练  
用柴刀砍掉周围的树枝杂草  
以及可能到来的霉运  
摆上供品，点上香火，倒上三次白酒  
再烧上一堆纸钱，这些顺序、次数  
都不可错漏。如同论证因果关系  
在逻辑上铺设众多充分条件  
结论就在山风吹动灰烬的某一瞬间  
伫立的人产生美好猜想，而祖父  
跟生前对自己的一生抱守缄默一般  
依旧保持缄默，犹如周边草木  
涂着青色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